

《鳥居》

劇本大綱

一位從小生長在金紙店的少年家銘，平時除了幫忙送家中的貨，還兼職的當著外送員。某天家銘媽媽收到一封訊息，警告家銘必須在晚上十點前回家，他一如往常地接單外送，卻遇上了封街導致心情暴躁，與女銷售員芝芝起爭執之外，還撞到了賣玉蘭花的阿麼。小普突如其來的失蹤，促使芝芝與家銘合作找人，也意外的開始一段玉蘭花阿麼與小普之間，遊覽台北的故事。

人物簡介

謝家銘：

26歲，男性。家中開金紙店，平時是名外送員。穿著隨興，留著一頭非常中二的短髮。個性迷信、沒耐心、具正義感。

芝芝：

25歲，女性。是名直銷銷售員，平時總穿著正裝在路邊召攬客人。個性相當善良，生活經濟薄弱。

玉蘭花阿麼：

65歲，女性。姓氏為孫，平時總在街道上賣玉蘭花，無去接受孫子為同志，導致孫子輕生死亡，後來得了肺癌，住院治療。

小普：

20歲，男性。是一名喜憨兒，會定時在港墘站出口賣餅乾，個性害羞可愛，總會用天真無邪的態去看待事情。

圓老師：

34歲，女性。原名玟圓，是喜憨兒之家的負責人，平時會陪著喜憨兒們一同上街賣餅乾。個性溫柔，有氣質，並總是笑容可掬。

外景. 舊公寓外 - 白天

十月灰濛的台北天空, 外牆斑駁的老舊公寓間, 連著交錯的電線, 並倒映在柏油路上的積水中, 一根菸蒂落進了這灘積水旁, 苟存的殘煙與一旁濃烈的黑煙融合。

外景. 金紙店門口 - 白天

金爐冒著的黑煙裊裊上升, 一雙手解開了綁在待燒金紙外的橡皮筋, 開始反覆刷摺著手中的金紙。

阿春姨, 用著她經營金紙店多年的鏗力及台灣國語, 向著經門門口的鄰居打著招呼。

阿春姨

陳先生早安! 阿昨天有睡好吖! 天氣冷要注意保暖屋!

陳先生笑著點點頭, 60 歲的身軀步履蹣跚地拖著買菜籃經過。

阿春姨回頭看了看牆上的時鐘, 向著店內大喊著。

內景. 家銘房間 - 白天

昏暗的房間, 窗簾透進一絲光線, 一件厚重的被單內裹著一個男人。謝家銘, 26 歲, 蠕動著從棉被內露出一隻胳膊, 試探著房間內的室溫。

阿春姨(O.S.)

謝家銘! 九點了捏, 好起未送貨了! 聽到了沒有?

家銘掙扎著花了快兩分鐘才將完整的頭成功地露出棉被, 但眼睛依然緊閉著。

阿春姨(O.S.)

今天你福金伯的媽祖要出巡, 時間比較趕, 你給我快一點!

家銘垂頭喪氣地坐起, 打了個冷顫。

阿春姨(O.S.)

(聲音變亮)

阿是有沒有聽到?

家銘

(皺眉頭著大喊)

有啦! 就起來了咩。

家銘將手伸到了書桌, 撥開一堆平安符, 拿起手機, 看了看訊息, 起身走出房門, 並走進了浴室盥洗。

內景. 金紙店內 - 白天

門外的金爐依然冒著煙，阿春姨在櫃台仔細地算著即將出貨的金紙數量，一包一包的壽金和壽銀，堆積如山的放在成堆的蓮花串旁。

家銘骨著手機走下樓梯，抬頭看了看準備送出去的貨物，以及坐在櫃臺皺著眉頭，喃喃自語的阿春姨，不以為意地轉身走到了櫃子上供奉的土地公前。

家銘

(台語)

土地公伯早安，今天也請你讓我外送一切平安，賺大錢。

阿春姨恭賀安著計算機，噗哧一笑。

阿春姨

也就當個外送員而已，沒勞保沒健保的，沒送命就不錯了，還賺大錢哩。

家銘燒了一炷香，插上了土地公前的香爐中。

家銘

你還不是一天到晚叫我送貨，你是有幫我保屋？一直碎碎念。

阿春姨

拜托一下，我是你娘哩！你不知道我每次只要進廟，一定第一個請神明保佑你平安哩。

家銘聽完話不發一語，將推車推至金紙堆旁，一包一包地將貨物放上推車。

外景. 金紙店門口 - 白天

家銘將推車推至門口停放著的老舊紅色廂型車上，並偶爾瞥向陰暗的天空。

許阿姨，一位50歲身體依然健朗的鄰居，總是操著一口字正腔圓，拎著一條運動毛巾走到了金紙店門口，看到了正在搬運貨物的家銘。

許阿姨

阿銘！在幫媽駁的忙嗎？真乖！許阿姨的兒子叫他做一點事，就在那邊不開心。

家銘尷尬性的微笑準備打招呼，卻被阿春姨響亮的嗓門打斷。

阿春姨

許太太！早安哩，阿昨天有睡好咁齣？天氣冷要注意保暖哩！

許阿姨

有啦，我今天是要來買拜拜用的壽銀。

許阿姨鬱鬱地走進了金紙店內。

內景． 紅色廂型車內 - 白天

家銘關上了後車箱，坐進了駕駛座，啟動廂型車，並向著車窗外喊著。

家銘

我出去送貨囉！

家銘喊完，迅速地踩下油門駛離了金紙店。

外景． 台北車來車往的大馬路 - 白天

一輛紅色老舊的廂型車，播著電台裡不斷律動的芭樂歌，行駛在鋪滿灰色柏油的台北街頭，路上行人開始撐起了各色的雨傘。交通標誌從黃燈變成紅色，然後：

廂型車

漸漸放慢速度，停在了紅綠燈前。

家銘的主觀視角 - 透視擋風玻璃

廂型車的擋風玻璃上散上了些許的小雨滴。眼前走著的行人，有些男人穿著高跟鞋，有些女人全身穿著螢光色的透明裝束，穿梭在黑白相間的斑馬線上，特別突出。

家銘蹙蹙地看著那些奇裝異服的行人，直到紅燈變成綠燈。

外景． 艋舺青山宮外 - 宮外帳篷 - 白天

紅色廂型車開到了帳篷外，停了下來，家銘從駕駛座開門下車，打開了後車箱並喊著。

家銘

福金伯！來送貨囉！

內景． 艋舺青山宮內 - 白天

起落的真內及鼓聲蓋過家銘的聲音，家銘走到了天公爐前，福金伯，60歲朝公，正在與其他工作人員確認事情，家銘靠近並大喊。

家銘

(台語)
福金伯！

福金伯

(台語)
家銘喔！你來了喔？

家銘

(台語)
對啊, 貨要放哪裡?

福金伯

(台語)
幫我放舢舨外的地上就可以了! 阿錢我已經有給你媽媽了!

家銘

(台語)
好!

家銘雙手合十向廟裡拜了三下後, 越過畫糊的八家將。

外景. 艋舺青山宮外 - 宮外帳篷 - 白天

家銘回到廂型車, 將貨一包一包的卸下。

外景. 金紙店門口 - 白天

阿春姨和一群鄰居坐著板凳, 在金紙店門口聊著天, 手中邊習著金元寶。

阿春姨

現在政府不知道在搞甚麼,
一下禁止放鞭炮, 一下禁止燒香燒金紙,
說是要環保, 阿是要我們這些賣金紙的怎麼活?

鄰居 1 號

唉呦, 我就說當初不該送給他, 甚麼都不會做。

鄰居 2 號

我看齣, 誰做都一樣啦, 沒半個會做事的。

阿春姨

沒有! 我跟你講.....

話講到一半, 手機傳來震動, 阿春姨拿起手機點開了訊息:

[來自: 福金伯]

[今天這個生肖注意!
屬者的必須晚上十點前到家,
不然會有不測! 這訊息很重要,
請轉發讓更多朋友知道!]

家銘開著廂型車回到了金紙店門口, 廂型車停在了原先的位子。

阿春姨

回來囉，欸！我跟你說，我收到一個訊息說，屬者的今天要十點前回家，你今天外送早一點回家，有沒有聽到？

家銘

你不要隨便相信那些網路謠言啦！整個台灣屬者的那麼多，全死光還得了。

阿春姨

我跟你講不要鐵齒！而且這是你福金伯傳來的，沒準是媽且有說甚麼！

家銘

好啦！知道了！

阿春姨皺著眉頭苦笑著向鄰居抱怨。

阿春姨

齁，你看，這小孩從小就聽申用的話，我說的話都像耳邊風。

家銘從口袋拿出手機，邊低頭看著手機，邊走進店內上樓。

內景． 家銘房間 - 白天

家銘從衣架上拿下外送要穿的背心，穿上身後，走向書桌前，拾起了幾枚平安符掛上了自己的脖子。

打開手機，家銘確認著訂單後，便起身下樓。

外景． 金紙店門口 - 白天

阿春姨與鄰居依然在門口聊著天，看見家銘走了出來。

阿春姨

(摺著蓮花)

要去外送囉，十點前回到家屋，有沒有聽到。

一台後座放有保潔箱的FNX125，停在了紅色箱型車旁，家銘走到了旁邊，拿起放在前座上的安全帽，在口袋撈著車鑰匙。

家銘

噯好啦，媽，阿姨，我要去工作了。

家銘說完，跨上機車，插鑰匙發動，駛離了金紙店門口。

外景. 早午餐店門口 - 白天

機車停在店門口, 但家銘不在機車上, 路過的行人收起了雨傘。

內景. 早午餐店內 - 白天

家銘低頭骨著手機, 等待著外送單做好, 等了一會, 他轉身對著門外的風景發呆著。

外景. 早午餐店外街道 - 白天

一台年久未檢查的舊機車, 停在店外街道上等紅綠燈, 黑煙隨著一陣一陣的聲響, 從機車後的排氣管冒出。

家銘的主觀視角 - 機車排氣管

隨著機車後座的黑煙飄向天空, 與黑灰的雲層融合在一起, 而厚重的雲層像是岩漿一樣, 緩慢地在空中流動著。

早餐店老闆(O.S.)

外送25號好了!

家銘回神, 發現自己的機車旁多了幾台外送機車,

內景. 早午餐店內 - 白天

家銘轉身一看, 身邊多了很多與自己相同在等待的外送員。

早餐店老闆將一袋食物放到了貼著「外送平台」的櫃臺上後, 繼續低頭忙著分裝外送。

外景. 早午餐店門口 - 白天

家銘走出店門, 將外送食物放進了後座上的保溫箱, 跨上機車, 將手機架在了機車龍頭上的手機架, 確認導航顯示的路徑後, 便啟動機車離去。

外景. 市府路上 - 白天

交通警察擋住了通往市府路的路口, 家銘將車速放慢, 試圖將機車巧妙地停在其中一位交通警察身旁。

家銘

(喃喃自語)

挖賽! 媽祖出巡那麼大的喔!

交通警察

先生! 不好意思, 今天這附近都陸壟路屋, 要請你繞道。

家銘
可以問一下，為甚麼要封路嗎？

交通警察
你騎車是都沒在看路的喔？你看。

交通警察將指揮棒指向了安全島上沿路插滿的宣傳旗。

家銘看著宣傳旗上的字，下意識的跟著唸了出來：

家銘
「台北時裝週」？

家銘想起了今天早上在送貨路上看見了那些奇異服裝的行人。

交通警察
對，所以請你從延壽路那一邊繞一下路，感謝。

家銘將機車轉向，往另一條小巷子騎了去。

外景． 社區大門外 — 白天

機車車速漸慢，直到停到了一個社區門口，家銘架起側柱，起身拿出外送食物。一邊發電話給訂餐的住戶，一邊走到了警衛室前。

外景． 警衛室外 — 白天

警衛，正在裡面打瞌睡。

訂餐住戶 (V.O.)
喂？

家銘
你好，外送到囉。

訂餐住戶 (V.O.)
喔好，那你幫我放在警衛室就好。

家銘
好，但警衛.....

電話一端傳來掛斷的嘟嘟聲。

內景． 警衛室內 — 白天

家銘走進警衛室內，面對著呼呼大睡的警衛，小心翼翼的將餐點放到了桌上。

外景. 社區門口 - 白天

家銘走出警衛室, 坐上了機車, 確認了下一個訂單的取貨位置,

插入 - 龍頭上的手機架

家銘將手機夾到架子上, 此時手機跳出了訊息:

[老媽: 宮廟繞竟路泉圖]

回到場景

家銘眉頭一皺, 滑開訊息, 將圖片點開。

[來自: 老媽]
[你有空去跟一下隊伍,
過一下運,
然後記得今天早點回家。]

家銘突然將視線靠近了手機。

家銘

靠! 最好是我送餐的路線都不能走的啦!
(嘆了一口氣; 帶著諷刺語氣)
一下時裝週一下遶境, 真的是太棒了呢!

外景. 信義香堤大道廣場 - 假日市集 - 白天

廣場上許多攤位, 人來人往, 一名女銷售員拿著顧客卡到處召喚著行人。

女銷售員

您好, 這個保養品試用組送您,
(將試用品塞到客人手上)
方便幫我留個顧客資料嗎?

女銷售員試圖用身體當下任何從身邊走過的行人, 但她們沒以的皆是冷漠並兼棄的拒絕。

家銘帶著安全帽, 拿著外送的餐點, 一邊看著手機導航, 一邊走到了香堤廣場。

女銷售員看見家銘, 邁步將產品遞到了家銘面前, 阻擋家銘前進。

女銷售員

先生您好, 這個試用品送您,
方便幫我留個顧客資料嗎?

家銘斜視視線移向了女銷售員手上拿著保養品試用包, 皺起了眉頭。

家銘

小姐, 你是沒看到我在外送嗎?

女銷售員

耽誤一分鐘不會太久的!
外送員每天風吹日曬, 更需要保養阿!

家銘試著忽略女銷售員的話, 趁她不注意繞過她迅速溜走。

女銷售員更迅速地用腳再度擋住家銘。

家銘

(憤怒貌)

小姐! 你知道今天一堆路不能走,
我現在手上的餐點已經延壓很久了,
你這樣一直擋我的路, 到時候有甚麼狀況,
請問你可以負責嗎?

女銷售員

先生您先不要生氣, 我跟你介紹,
(拿起試用品)
我們這款產品功效真的超強, 它.....

女銷售員被家銘憤怒的話語打斷。

家銘

靠! 是聽不懂人話嗎?

家銘生氣地撞開女銷售員, 繼續安穩向前指引, 快步離開了廣場。

女銷售員愣在原地, 一臉懊悔地嘆了一口氣。一名同樣身穿正裝的女同事, 走到了女銷售員旁。

女同事

芝芝, 你還好嗎?

芝芝(女銷售員)

還好啦, 反正一樣都是被奧客給先斃囉~

女同事

已經快中午了, 你等下就先休吧, 沒事的。

芝芝苦笑著點了頭, 走回了產品的攤位。

外景. 微風百貨門口 - 白天

家銘合著頭, 四處找著訂餐定位, 在百貨門口, 站了一位穿著西裝的男士, 盯著逐步靠近的家銘, 並一臉不高興的樣子。

家銘確認定位及西裝男的眼神後, 小跑步向西裝男跑去。

家銘

請問是陳先生嗎?

西裝男

不然呢? 請問你是去美國取餐嗎?
你知道我的休息時間被你耗掉多久了嗎?

家銘

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有封街, 所以.....

西裝男並不算聽家銘解釋, 迅速將外送從家銘手中搶了過來後, 便轉身進去百貨。

家銘兩腿登向了玻璃內早已走遠的西裝男背影, 憤怒地向前邁步。

一位手拎著裝滿玉蘭花籃子的白髮阿嬤, 步履蹣跚也經過了家銘身邊。

家銘與玉蘭花阿嬤互相擦撞, 白髮阿嬤屁股重摔, 手中的籃子依然挽著, 但玉蘭花卻掉出了好幾朵。

家銘

(台語)
阿嬤! 抱歉!

家銘伸出手將白髮阿嬤立了起來。

玉蘭花阿嬤

(台語)
沒事啦! 我自己也沒去注意到。

家銘迅速也將地板上成串的玉蘭花拾起, 交還給了白髮阿嬤。

家銘

(台語)
身體有沒有怎麼樣? 真的很抱歉。

玉蘭花阿嬤

(台語)
沒事, 你去忙你的, 阿嬤我很好, 我還要趕去賣花, 先走了。

玉蘭花阿嬤一邊奮忍著花無恙, 一邊蹣跚也走掉。

家銘盯著玉蘭花阿嬤一跛一跛的背影幾秒, 便快步向前跑到了阿嬤身旁。

家銘

阿嬤, 你是要走去哪裡賣?

玉蘭花阿嬤

今天有活動啦, 我要去入口那邊看看。

家銘

那我陪你走過去好了, 我的機車也在那附近。

玉蘭花阿麼

好，那走吧。

外景． 忠孝東路上 - 人行道上 - 白天

家銘陪著玉蘭花阿麼慢慢地走在前往時裝展活動入口處。

玉蘭花阿麼

你是做甚麼的？怎麼沒在上班？

家銘

喔，我是在上班啦，我是外送員。

玉蘭花阿麼

外送員喔？那安全嗎？不容易餓？

家銘

很考驗耐心，哈哈。

玉蘭花阿麼

加由，你們年輕人有很多的機會可以去闖。

家銘

我是那種沒夢想沒熱情的年輕人，
唯一會做的應該只有闖紅燈吧？

家銘啞啞的笑著。

玉蘭花阿麼

女朋友呢？你長那麼帥一定很多女生喜歡。

家銘

沒有，我這種沒存款的男生，誰會喜歡？

玉蘭花阿麼與家銘停下來等紅燈。

玉蘭花阿麼認真地看向家銘。

玉蘭花阿麼

阿麼跟你說，不要懶阿麼囉嗦。
人生就是要早點找個好女孩，然後結婚生子，成家立業，
到時候你自然就會有想要顧好家庭的夢想了。

家銘被阿麼的認真嚇到，愣住不知道該說甚麼。

玉蘭花阿麼

好啦，馬路對面就可以開始賣了，你陪我走到這邊就好，
年輕人好好加由。

家銘
好，我機車在旁邊而已，阿嬤你自己要小心喔。

行人穿越道的交通燈轉綠，玉蘭花阿嬤首別後便瀟灑地穿越馬路。

家銘從口袋內拿出了手機，滑了滑自己的社群媒體。出現的都是已經故舊的朋友貼出的「曬兒照」及「結婚照」。

家銘
(嘆了一口氣)
到底是那個阿嬤太傳統？還是這個我太窮？

家銘把低著的頭抬向了灰暗的天空。

家銘
媽且婆阿~我再沒有賺大錢，我就要寂寞寂寞就好了捏！

此時旁邊行人的手機鈴聲響起，鈴聲響著 A-lin 的「寂寞不痛」。

家銘
(看向天空)
靠！真的假的啦，媽且婆你那麼狠！

一位坐著輪椅的女士，輪椅上放滿了口香糖、衛生紙、濕紙巾等要賣的物品，經過家銘身邊，用手滑著輪子過馬路。

特寫 - 交通燈志

綠燈倒數 15 秒，小綠人開始奔跑。

回到場景

坐著輪椅的女士只過到馬路的三分之一，家銘跑向前幫忙。

家銘
小姐，只剩下不到 10 秒就要紅燈了，我幫你推過去吧。

輪椅女
喔好，謝謝你耶。

家銘握住輪椅兩個把手，並使勁向馬路的對面推，當綠燈轉紅燈時，輪椅剛好到達了人行道。

輪椅女
先生謝謝你，你真好心。

家銘
不會啦。

坐輪椅女士點頭感謝後，使用著兩手滑動著輪椅離開。

外景。 松山文創園區 - 時裝週入口 - 白天

空氣被低音喇叭震動著，紅地毯及紅龍在灰暗的石頭階上看起來特別顯眼，路邊停著幾台新聞採訪車。

一群穿著時髦的男女，穿梭在場內外，吸引家銘向人群處靠近。

家銘看著眼前這群紅男綠女，一個熟悉的身影，微微地駝著背，穿梭在人群之中。

玉蘭花阿麼
小姐你好，要不要買個玉蘭花？

玉蘭花阿麼
先生要不要買花？

玉蘭花阿麼屢遭拒絕，依然繼續問著路過的時尚人士。

玉蘭花阿麼
帥哥，要不要買一串玉蘭花，很香喔。

家銘帶著玉蘭花阿麼靠近。

在一群拒絕的人中，有一位戴著巨大耳環，擦大紅唇的男子，挽著身材健美的男友，主動向玉蘭花阿麼購買。

玉蘭花阿麼盯著眼前的男士，上下打量了一番。

紅唇男
(向著健美男)
寶貝，阿麼很辛苦，我們買一串。

健美男
噯好啊，都可以。

紅唇男
阿麼，我要買一串。

玉蘭花阿麼笑著將玉蘭花交到了紅唇男手上，健美男在包包找著零錢。

玉蘭花阿麼開始重新打量著。

玉蘭花阿麼
帥哥啊，我老了齣，我跟你說一句啦，
男生就要有男生的樣子，
跟另一個男生在那陣裡來去，
不好看啦，你那陣帥，
一定可以找到很漂亮的女孩子在一起。

紅唇男看著玉蘭花阿麼，一臉尷尬卻又不忍心生氣的表情，將手上的玉蘭花放回籃子裡。

紅唇男
阿麼，不好意思，我們不買了。

紅唇男話一說完便與健美男轉身沒入活動人群中。

家銘見狀停下了腳步，看著近在眼前的玉蘭花可麼，卻又被另一個熟悉的聲音吸引。

輪椅女(O.S.)
帥哥美女！有需要紙巾跟衛生紙，
這邊可以買喔！

輪椅女的輪椅多插上了幾枝彩虹旗，並在胸前貼上同性友善的貼紙，坐在入口處的定點，不斷叫賣著。

輪椅女
帥哥穿的很時髦喔！旁邊的是男朋友嗎？
果然時尚圈很多同志都很優秀！加油喔！

輪椅女身邊逐漸出現購買人潮。

顧客1
阿姨，謝謝妳挺我們同志耶，妳很奉。

顧客2
阿姨，雖然我不是同志，但妳的包容讓我很感動。

家銘將目光從輪椅女身上，轉向了玉蘭花可麼。玉蘭花可麼正在人群旁呆站著。

家銘
(喃喃自語)
這是時裝圈還是同志遊行阿？

家銘邊碎念邊走到了玉蘭花可麼身後。

家銘
阿麼，我來買一串好了。

玉蘭花可麼
(轉頭看向家銘)
你怎麼還在這？你不是要去送外送了？

家銘
我沒有那麼急啦，反正訂單也要等，
我只是剛剛走過來的時候看到你，
(短暫停頓；生氣貌)
剛剛那兩個也太沒品了，
你只是關心他們，說不買就不買。

玉蘭花可麼不發一語，轉身走向路邊的花圃旁的造景石。

外景．松山文創園區 - 時裝週入口處 - 花圃旁的造景石 - 白天

家銘隨著玉蘭花阿麼一同坐在造景石上。

玉蘭花阿麼
我知道你們現在年輕人都在提倡多元性別，
阿麼也不是會害怕同性戀。

玉蘭花阿麼臉色凝重，將手伸進籃子裡整理蘭花。

玉蘭花阿麼
但阿麼從小就活在傳統的社會裡，
我年輕的時候哪有甚麼平權，
女孩子就是要找個好男人早早嫁了，
男人女人只要是同性戀，就是病，就該醫。

家銘
但早就已經說同志族群不是病啦。

玉蘭花阿麼
(嘆氣)
但我活在這個觀念裡面六十幾年，
一下子就要我完全接受，
(突然變激動)
而且現在的人齣！
一知道你的想去跟他們不一樣，
就會把你當作壞人。

家銘再度看向韓奇女。

玉蘭花阿麼
阿麼也不想當壞人，他們要愛來愛去也沒關係，
但也不用這樣一定要強迫我們一定要接受。

家銘
就互相尊重彼此想去就好啦。

玉蘭花阿麼
(嘆氣)
阿麼老了，社會當然要靠你們年輕人去發展，
但我偷偷告訴你。

玉蘭花阿麼靠近家銘。

玉蘭花阿麼
(竊竊私語)
那個坐韓奇賣東西的我認識也很久了，
她兒子就是同性戀，
上次還在台北車站毆她兒子大吵，
說要斷絕母女關係。

家銘

(驚訝貌)

蛤! 所以她是假裝同志友善喔?

玉蘭花阿麼

沒辦法去阿, 要賺錢阿! 雖然爛的.....

玉蘭花阿麼開始咳嗽, 表情痛苦地站了起來。

玉蘭花阿麼

(吞了一口口水)

你叫甚麼名字?

家銘

家銘, 謝家銘。阿麼要不要喝水?
我可以去旁邊的超商買。

家銘站了起來, 手中的手機傳出了通知鈴聲。

玉蘭花阿麼

不用沒關係, 家銘, 阿麼想問一下,
你們這種外送, 是要怎麼叫阿?

家銘

阿麼你有手機嗎? 要下載APP。

玉蘭花阿麼從口袋拿出了一支智慧型手機。

家銘

哇! 阿麼你不老啊, 你用智慧型手機呈!

玉蘭花阿麼

嘿阿, 我係子買給我的。

玉蘭花阿麼慈祥的笑容裡帶著些許悲傷。

家銘

我幫你下載一個程式, 上面會有各種可以外送的店。

家銘一邊說一邊用著手機畫面跟阿麼解釋。

玉蘭花阿麼

阿所以我叫, 要一直在原地等喔?
那如果我臨時有事離開一下怎麼辦?

家銘

哈哈, 不用啦, 你只要輸入地址,
外送員快到的時候, 會有通知。

玉蘭花阿麼與家銘笑著, 而身旁時裝週的音樂也越來越大聲, 人潮越來越多。

家銘拿起手機，查看了手機的訂單通知。

家銘

阿麼，我收到訂單，我要去外送了喔。

玉蘭花阿麼

家銘，阿麼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嗎？

玉蘭花阿麼從左肩背著的袋子裡拿出了一包，用白色布包著的物品，交給了家銘。

玉蘭花阿麼

阿麼想要麻煩你，今天晚上八點，
幫我把這個東西送到我孫子那裡，不知道可不可以。

家銘從玉蘭花阿麼手中接下包裹，疑惑地看著。

家銘

可以是可以，但阿麼你為甚麼不自己去送？

玉蘭花阿麼

看要多少錢，阿麼給你現金。

家銘立刻揮手示意。

家銘

阿麼不用啦，今天跟你聊天很開心，舉手之勞而已。

玉蘭花阿麼

(遞上一張紙條)

是屋，那謝謝你啦。地址我寫在這。

家銘將遞來的紙條放入了自己胸前的口袋裡。

家銘

好，那阿麼我走了喔，自己小心。

玉蘭花阿麼

我會，你自己騎車小心喔。

家銘揮手道別，離開了時裝週入口處。

外景。 市政府捷車站外 - 白天

人來人往的捷運門口，汽機車的廢氣與灰色的地磚，顯得人行道旁的廣告看板特別醜陋，
而在看板下，正在午休的芝芝坐在台階上。低頭骨著手機。

喜憨兒(O.S.)

大哥哥! 大姊姊! 愛心手工餅乾，一包 50 元!

一位穿著黃色背心，胸前背著一個籃子的喜憨兒在捷車站外叫賣著。

芝芝聽見喜憨兒的叫賣聲，起身向喜憨兒走了過去。

芝芝
(指向籃子裡的餅乾)
我要一包餅乾，巧克力的。

喜憨兒
好，一包，五十元！

芝芝打開手中的錢包掏出了100元，拿給了喜憨兒。

芝芝
你叫甚麼名字？

喜憨兒
老師叫我小普。

芝芝
好，小普你很棒！
所以不用找，當作你認真工作的獎勵！

小普(喜憨兒)
(猶豫)
恩……謝謝姊姊。

芝芝手機喇叭鈴聲響，跳出了外送已抵達的通知。

芝芝
謝謝你的餅乾！掰掰！

小普
姊姊掰掰！

芝芝拿著餅乾，走上階梯，前往手機訂餐定位處。

內景。 市政府客運轉運站 - 自動門外 - 白天

芝芝的電話響起，上面顯示：「外送」

芝芝
喂？

外送員(V.O.)
小姐你好，你的外送已經到了，請問你在？

芝芝
我在轉運站門口，請問你有看到嗎？

芝芝左右張望著。

外送員 (V.O.)

有, 我看到了!

一位全身包緊緊, 帶著口罩的外送員, 跑到了芝芝面前。

外送員

不好意思久等了, 總共150元。

芝芝

咦? 我不是線上付款嗎?

外送員

稍等一下喔! 我確認一下。

外送員打開手機檢查訂單。

外景. 市政府客運轉車站外 - 白天

家銘正在跟訂餐客人確認餐點。

家銘

這家老喬說他的吐司沒有了, 所以也用漢堡跟你換。

訂餐客人

好的, 謝謝你。今天封街, 你們外送都要用走的喔?

家銘

我的機車停在路口啦! 就能騎多少是多少的概念, 哈哈。

訂餐客人

哈哈, 辛苦了!

訂餐客人轉身離去, 家銘準備走去騎車時, 一陣尖叫聲劃破天際。

外景. 市政府捷車站外 - 白天

家銘隨著叫聲跑到聲音來源的位置, 看見了也被聲音吸引而奔跑過來的芝芝。

小普正被兩名西裝筆挺的男子抓著手臂大罵。

小普

(害怕貌)

是你們.....用跑的.....

所以.....所以.....不是我先.....

男子1

欸! 你自己走路不看路, 怎麼可以說是我們自己撞到你?

男子2

你是真的智障還段的啊? 每天在這邊麻錢!

芝芝驚訝地向前扯開了男子的手, 擋在小普面前。

芝芝

先生, 你們差不多就好了, 人家他每天認真的工作, 你憑甚麼這樣低他啊!

男子1

小姐, 關你甚麼事請問? 可以請你讓開嗎?

男子動手將芝芝推開, 芝芝踉蹌了一下, 小普被芝芝撞倒跌倒在地。

家銘見狀衝上前擋在了芝芝面前。

家銘

先生, 我已經報警了, 你要說甚麼等警察來再說。

坐在地上的小普開始害怕地自言自語。

小普

我.....我不要賣了.....我.....沒有撞他啊.....

小普突然吐起唾沫著馬路衝去, 身影被過馬路的人群淹沒。

芝芝

(驚訝貌)

欸! 等下! 你要去哪?

家銘

(對兩名動手男子)

你們兩個真的夠好意思, 欺負女生跟喜憨兒!

兩名男子發現周圍有許多相機正在錄影, 便率率的轉身走進捷運站, 搭手扶梯下樓。

外景. 忠孝東路五段 - 人行道上 - 白天

芝芝不斷四處長望, 試著找尋小普的身影。

家銘跑到了芝芝身旁。

家銘

那個.....小姐!

芝芝

(看向家銘)

剛剛謝謝你，但我很擔心小普！

家銘

這樣吧，我有機車，我出去找找看。

芝芝

好，因為我還在上班，我得在午休結束前回去。

家銘

那不然如果你不放心，你加一下我的聯絡方式，等下不管有沒有找到，我都跟你叫一下。

芝芝拿出了手機，與家銘互加了聯絡方式。

家銘

你等下回去的路上注意一下，看附近同樣在賣喜憨兒餅乾的，看能不能找到帶他們的人。

芝芝

好，沒問題！

家銘

(用著手機)

然後，早上對你態度不是很好，很抱歉。

芝芝

(微笑)

沒事啦，我習慣了。

家銘說完，便迅速離開，朝著路口跑去，前去騎機車。

芝芝拿著剛拿到的外送，回到了工作的店面。

外景。 香堤廣場 — 攤販區 — 白天

芝芝拿著剛拿到的外送午餐，回到了工作的攤販，而主管陳姐，剛好在櫃上盤點。

芝芝

(若有所思)

陳姐，我回來了。

陳姐

你也去太久了吧，快點吃。

陳姐觀察到芝芝臉色不太堂勁。

陳姐
你怎麼啦? 看起來怪怪的。

芝芝
喔, 就有一些事情啦。

陳姐
很嚴重嗎?
(短暫停頓)
有事要兌屋, 我能幫忙就幫。

芝芝
陳姐.....我想請下午的假。

陳姐
你確定嗎? 今天假日是最好拚業績的時候。

芝芝
確定, 我覺得如果我現在不去做這件事, 我會很不安。

陳姐
好吧, 你都這樣說了, 我幫你頂班, 你請吧。

陳姐拍了拍芝芝的肩膀。

芝芝
謝謝陳姐! 陳姐應該還沒吃吧?

芝芝將手中的午餐遞給了主管陳姐。

芝芝
這個午餐請你吃, 謝謝姐幫我代班。

陳姐
你幫我放在櫃台吧。

芝芝迅速地跑至櫃臺後方, 將午餐放在了一旁的椅子上, 便拎起包包離開。

外景. 小巷子內 - 白天

小普低著頭, 一邊碎念一邊向前快走, 一回神身旁已經不是高樓大廈, 而是外牆斑斑的公寓, 騎樓下停滿了黑色的機車, 小普左顧右盼著, 想找到走出小巷子的出口。

小普走到了巷子的交叉口, 他抬起頭, 交錯的黑色電線中, 飛過了一台飛機,

向上視角 - 小普

小普用手指跟著天空上的飛機移動。

小普
飛機! 在天空的格子裡面!

飛機飛過後，遺留下一條白色的尾跡，與黑色電線形成了黑白交錯的網狀。

一台機車呼嘯而來，對著站在路中央的小普按了喇叭。

小普嚇一跳地向一旁閃開，並繼續低著頭碎念著朝著機車駛來的方向跑去。

外景. 河堤旁 - 白天

小普跑出了巷子，巷子旁是一條河堤，混濁灰色的河水潺潺流著。

小普走向河堤，默默盯著河水中的雜物。

小普的想像場景 - 外景. 河川上

經過的車輪影子讓河面的光景閃爍，音樂隨著光景變化出現，一根隨著水流漂浮的樹枝勾住了河流裡的塑膠袋，塑膠袋隨著音樂開始跳動，隨即一罐空的寶特瓶跳出水面，一個已被水浸濕的扁紙盒，上頭印著米老鼠的圖案，米老鼠也隨音樂做著表情，這一刻，河裡的一切垃圾，彷彿形成了一個大型歌舞秀。

想像場景結束

外景. 河堤旁道路上 - 白天

一陣音樂道路遠處傳來，小普朝著音樂處走了過去。

外景. 信義區街頭 - 白天

天色更加陰暗，建築物的燈分別亮起，街道上些許路燈也已點亮，人潮越來越多。

芝芝拎著包包，在大街上不斷用目光掃描著，尋找著喜憨兒攤位的負責人。

外景. 信義區 - 天空連通道下 - 白天

芝芝站在馬路邊等紅綠燈，一陣叫賣聲出現在耳邊，芝芝看向聲音來源，是一位女子帶著一位喜憨兒正在叫賣著。

女子
(向路人)
先生你好，要不要幫忙買一包?

芝芝立刻跑向女子面前。

芝芝
小姐你好，請問你認識小普嗎？
一樣在賣喜憨兒餅乾的。

女子疑惑地看著芝芝。

女子
請問您是？找小普有甚麼事嗎？

芝芝
是這樣的，剛剛在捷車站出口，
小普被找麻煩，然後他就跑走了，
所以我有點擔心。

女子
你是本來就認識他嗎？怎麼會知道他的名字？

芝芝
不認識，我是早上有跟他買餅乾，順便問了他名字。

女子思索了一下。

女子
這樣吧，我們先回喜憨兒之家，我請警察幫忙。

芝芝
剛剛有一個外送員，看到狀況就出發去找小普了。

女子
我和文圓，喜憨寶寶們都叫我圓老師，
真的謝謝你們，我帶你先回去吧。

芝芝
好，那等我一下，我先打電話跟那位外送員說一下。

圓老師(女子)
好的。

圓老師雙手扶著身旁喜憨兒的肩膀，並向他詢問要先回店裡。

芝芝拿起手機撥通了電話。

外景。 台北大馬路上 — 白天

家銘騎著車，不斷四處找著小普的身影。手機響起，螢幕上顯示著一組電話號碼。

家銘將機車停到了路邊，接起電話。

家銘

喂?

芝芝(V.O.)

那個, 我是芝芝, 是剛剛在捷車站的女生。

家銘

喔, 怎麼樣? 有找到負責人了嗎?

芝芝(V.O.)

有, 我們現在要回喜憨兒之家報警, 你那邊找尋如何?

家銘

我還在找, 但都沒有看到。

家銘

我再繼續找吧, 你們到了喜憨兒之家先想想辦法。

芝芝

好, 我再發訊息給你。

家銘

好。

電話掛掉, 家銘用力催起車門, 繼續尋找小普身影。

外景. 台北橋下 - 馬路上 - 白天

厚重的雲透出幾絲光線, 照在了正在等待紅綠燈的機車族身上, 路旁的行人穿起過慮開始倒數著。

小普低頭看著自己胸前的餅乾籃, 走到了斑馬線的一半時, 被橋上若大的機車瀑布震懾, 停住了腳步。

小普

(指向機車瀑布)

好多機車! 塞滿了馬路!

號誌燈開始倒數10秒, 上頭的小綠人開始奔跑著。

此時從小普的身後, 出現了一雙手推著他, 將他護送到了人行道。

交通燈轉綠, 龐大的機車發陣聲響起, 彷彿真的如瀑布一般從橋上宣洩而下, 突然被推走的小普驚魂未定的看著推他的人, 是玉蘭花阿麼。

玉蘭花阿麼

阿弟子! 你這樣很危險, 你要注意紅綠燈阿。

小普
(指著呼嘯而過的機車瀑布)
好靚嘢! 像瀑布咁拉一下就跑下來。

玉蘭花看了看小普, 意識到他是一位喜憨兒。

玉蘭花阿嫲
阿弟子, 你叫甚麼名字?

小普
我叫小普, 二十歲。

玉蘭花阿嫲
阿你在賣餅乾嗎? 沒有人陪你嘢?

小普將手伸進了玉蘭花阿嫲的籃子裡。

小普
(捏了捏花)
阿嫲你為甚麼拿那麼多花?

玉蘭花阿嫲
我在賣花阿, 香不香?

小普
我不喜歡, 好臭嘢。

玉蘭花阿嫲
這樣吧, 你跟阿嫲一起走, 我們去找警察幫忙。

小普
我沒有做錯事啊, 不要找警察。

玉蘭花阿嫲
沒關係, 那你部阿嫲走路, 好不好?

小普點了點頭, 玉蘭花阿嫲拉了小普的手, 開始在越來越灰暗的台北街道走著。

內景. 喜憨兒之家 - 白天

芝芝和負責人走進了喜憨兒之家, 牆上掛滿了各種照片, 撲鼻而來的是烤餅乾及麵包的香味, 負責人用手示意讓芝芝坐下。

負責人
你等我一下, 我現在先在群線發訊息,
請正在路上賣餅乾的同仁, 請他們幫忙留意。

芝芝
好, 那我打電話請警察幫忙。

負責人

先等等，畢竟他們是喜憨兒，如果突然看到警察來抓自己，他們會被嚇到。

芝芝

好吧，那我等你處理好了。

負責人

好，我想他應該不會跑太遠，這附近賣餅攤的同仁還滿多的，應該可以找的到。

負責人走進了身後的門簾內。

芝芝拿起手機，開始打訊息：

「我已經到喜憨兒之家了，
負責人也有請人幫忙，
你如果找不到，就先過來。」

芝芝打完字後，便傳送給了家銘。

外景． 華山文創園區 — 傍晚

玉蘭花阿麼與小普坐在椅子上，彼此都卸下了身上的籃子。

小普

阿麼，你累了嗎？

玉蘭花阿麼

(微笑)

阿麼不是累，阿麼是該休息了。

小普

那我們休息，沒關係。

玉蘭花阿麼

小普好乖。

玉蘭花阿麼與小普開始欣賞著眼前的都市：

燈火明亮的高樓大廈與老舊公寓分別佔據了視野的兩側；穿著工裝的女性，忙碌地拿著手機匆匆打字，身旁跟著一個推著掛車，背滿育兒用品的男士；互相牽著手的男人，不畏懼旁人眼光的靑罵俏著；遠方時裝週活動傳來的微弱音樂，與逐漸變大聲的鞭炮聲成了對比。

小普

有咚咚將！

玉蘭花阿麼
你喜歡咚咚御嗎?

小普
(興奮)
喜歡! 神明旁邊有很多人。

玉蘭花阿麼
今天剛好有媽祖出巡, 但聽聲音應該還有點距離,
等下到了我們就去看看。

小普用力地點著頭, 玉蘭花阿麼拿出了手機。

玉蘭花阿麼
你會不會餓? 我們來叫外送好不好。

小普
好! 我要吃漢堡!

玉蘭花阿麼老花也將手機拿到一定的距離, 開始迷迷糊糊操作著手機。

外景. 馬路上 - 媽祖出巡隊伍 - 傍晚

擊鼓聲及哨內聲響破天際, 鞭炮殘留下的白煙從地上竄出, 七爺八爺和乩家將走在神轎前, 一群穿著宮服的人手持著香, 跟在神轎後, 路邊充滿了圍觀的人群。

此時在十字路口的另一側, 家銘將機車靠在了路邊, 用手機回覆著芝芝。

外景. 馬路待轉區 - 傍晚

家銘
(抬起頭看向陣頭)
哇賽, 還真的被我碰到了, 媽祖婆果然有在看著我。

家銘看了看手機上的時間, 顯示: [17:36]

家銘決定騎車跟著繞陣隊伍, 好給阿春姨一個交代。

家銘趁著隊伍停等紅燈時, 待轉到了隊伍後方, 準備跟著隊伍前進。

外景. 華山文創園區 - 紅磚區 - 晚上

天色初黑, 玉蘭花阿麼與小普依然坐在椅子上, 但小普尚在阿麼的腿上已睡著, 阿麼用手輕拍著小普的手臂, 一切是那樣的安詳。

玉蘭花阿麼的手機響起, 阿麼小心翼翼地將手機從袋子裡拿出。

玉蘭花阿麼

(接起)
喂?外送嗎?

外送員(V.O.)
您好,請問您的確切位置是在哪?園區有點大。

玉蘭花阿麼
啊!那個.....
(左右張望)
我們在紅磚區的草坪,一個咖啡攤的旁邊。

外送員(V.O.)
好的,馬上過去。

阿麼剛掛電話,外送員即刻跑到了玉蘭花阿麼面前。

玉蘭花阿麼
謝謝!怎麼那麼快,啊你怎麼知道是我?

外送員
因為我剛剛聽電話裡你的聲音,感覺是一位年紀長的女士。

玉蘭花阿麼從外送員手中接過食物。

外送員
咖啡攤旁邊也只有坐著您一位老年人啊。

玉蘭花阿麼
真厲害,謝謝呦。

外送員
不會,那要跟您收299

玉蘭花阿麼將食物放置在椅子旁,從袋子裡拿出錢包,掏出了錢包所剩的300元,交給了外送員。

玉蘭花阿麼
不用找了,辛苦了。

外送員
謝謝,請慢用。

外送員一溜煙便跑到不見人影。

玉蘭花阿麼
(用手搖晃;輕聲)
小普,小普,起來吃東西囉。

小普慢慢地睜開眼,坐了起來,並看著椅子旁的食物。

小普
我的漢堡來了嗎？

玉蘭花阿麼將手伸進了袋子，拿出了漢堡及飲料。

玉蘭花阿麼
來，快吃，吃飽我們就要帶你回去囉。

小普
好！老師他們應該準備要回去了，我也要回去。

玉蘭花阿麼
好，快吃。

玉蘭花阿麼看著小普吃著東西，臉上除了微笑，還多了一份安詳。

玉蘭花阿麼
小普啊，阿麼很開心，能在今天遇到你，
有個好孩子陪我，我很開心。

玉蘭花阿麼輕拍了小普的大腿。

玉蘭花阿麼
你要好好長大，你一定會辛苦，但要記得永遠都那麼快樂喔！

小普似懂非懂地一邊吃著漢堡，一邊看著玉蘭花阿麼。

鞭炮聲又再次響起。

小普
咚咚鏘！

玉蘭花阿麼
應該是要到這邊了，你吃完我們就去馬路旁邊看。

小普開始狼吞虎嚥。

玉蘭花阿麼
不用急，隊伍不會走那麼快。

玉蘭花阿麼輕拍了拍小普的背，並安詳地微笑著。

內景． 喜憨兒之家 — 晚上

芝芝依然坐在椅子上，設法在各大群組PO上小普的尋人啟事，而圓老師走來走去，激動地將正在說的電話掛掉。

芝芝

(向負責人)

如何?

圓老師

我請了三個里的里長幫我廣播，結果他們說要等晚上七點才能廣播。

芝芝

我這邊的文發的差不多了，如果有看到的人，會跟我聯絡。

圓老師

我本來沒有那麼著急，畢竟小普也已經成年了，

(坐到了芝芝面前)

但是怎麼會同仁找了一個下午都沒看到半個景仔？

芝芝

他說不定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躲起來啦，不要太擔心。

圓老師

不行，我必須打通電話給基金會的人，

看看他們有沒有可以幫忙的。

芝芝看著自己放到社群上的尋人啟事，手機上突然跳出了繳費逾期通知。

芝芝

(喃喃自語；沮喪)

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居然還坐在這邊擔心別人，
我真的是.....

一包烘培麵包突然放到了芝芝面前，圓老師垂著電話，用手比劃著示意著要芝芝吃麵包。

芝芝看著麵包，眼睛泛著些許淚光。

芝芝

(嘆氣；苦笑)

總算遇到善良的陌生人了。

外景． 華山文創園區外圍 - 馬路上 - 晚上

鞭炮轟然，有人大聲喊著「放炮了」，打鼓聲及喇叭聲越來越大聲，交通警察指導著塞到不行的車陣，大家將口神轎依舊搖晃著。

家銘騎著機車，來不及與隊伍一同過馬路，被紅燈阻隔在了隊伍的最後。

隊伍旁聚集了圍觀的群眾，路旁有人跪拜；有人拿手機拍照；有人雙手合十拜著。

外景。 華山文創園區外圍 — 圍觀人群中 — 晚上

小普

(興奮)

咚咚鏘!

玉蘭花阿麼

好多人啊! 小普要注意看路喔!

小普使勁地擠開人群，試圖要擠到最前面，而玉蘭花阿麼愛曼也跟在後方，確認著小普有在視野內。

正在等候登的家銘，向著圍觀人群望去，看見了剛擠到人群前的小普。

家銘大聲喊叫著小普，並揮動手試圖讓小普注意到他，但巨大的鞭炮聲及音樂聲完全蓋住了他的聲音。

外景。 華山文創園區外圍 — 圍觀人群中 — 晚上

小普看著五光十色的隊伍，興奮地拍著手，玉蘭花阿麼愛曼也擠到了人群前。

家銘將機車停到了小普面前。

家銘

弟弟! 總算找到你了!

小普將目光從神轎上挪到了家銘身上。

玉蘭花阿麼擠到了小普身邊。

玉蘭花阿麼

齁! 阿麼總算擠過來了。

家銘看見眼前的玉蘭花阿麼，疑惑並且驚訝。

家銘

阿麼? 你怎麼會在這裡?

玉蘭花阿麼

(向家銘)

家銘? 你認識小普嗎?

家銘

這個說來話長，但我是出來找他的沒錯。

玉蘭花阿麼

(向家銘)

你知道他家在哪裡嗎?

家銘
我要把他送回喜憨兒之家。

玉蘭花阿麼
(向小普)
小普, 這個哥哥出來接你回去了。

小普
但我想跟阿麼在一起玩。

玉蘭花阿麼看著小普失落的表情, 思索了一下。

玉蘭花阿麼
(向家銘)
家銘, 不然這樣好了, 你跟我說地址, 我送他回去。

家銘
但有點距離欸, 你們要走過去嗎?

玉蘭花阿麼
如果真的很遠, 我帶小普搭捷運也行啊。

家銘正在思考時, 一名交通警察走了過來。

交通警察
先生, 這裡不能逗留。

家銘
啊! 好! 我馬上走。

家銘將機車龍頭向前向後移動了一下。

家銘
不然, 阿麼你帶小普先搭車搭到國父紀念館站,
我請他們的人來接你們。

玉蘭花阿麼
好, 那我先帶他過去吧。
(停頓)
阿對, 那阿麼藉托你送的東西, 你送了嗎?

家銘查看手機上的時間, 上頭顯示: [19:11]

家銘
那我現在去送, 我等等送完,
再到喜憨兒之家跟你們會合。

家銘向後望, 發現交通警察的眼神依然直直地盯著家銘, 家銘便將機車向前騎走, 並不斷看後照鏡, 直到確認看不見交通警察後, 家銘再次停到了路邊。

外景. 忠孝東路 - 媽祖出巡隊伍旁 - 晚上

家銘從龍頭上的架子拿起手機, 撥了通電話給芝芝。

內景. 喜憨兒之家 - 晚上

芝芝握著手機, 站在玻璃門內, 望著門外, 發呆著。

手機鈴聲響起, 芝芝回神後迅速接起電話。

芝芝

喂?

家銘 (V.O.)

欸, 我好像沒有問過你, 要怎麼稱呼你啊?

芝芝

喔! 叫我芝芝就好, 那你呢? 我也不知道怎麼叫你?

家銘 (V.O.)

妳說甚麼? 大聲一點。

芝芝

(用手指摀住了另一隻耳朵)

你那邊怎麼那麼吵啊? 你有找怪小普嗎?

外景. 忠孝東路 - 媽祖出巡隊伍旁 - 晚上

家銘同樣用一隻手摀住了另一隻耳朵。

家銘

(對著電話大聲吼)

我找到了他了, 他現在會跟一位阿嬤搭車到國父紀念館, 你請人去接他們。

芝芝 (V.O.)

(鬆了一口氣; 喜悅)

太好了! 沒問題, 那你呢? 要過來嗎?

家銘

我要先去送個東西, 我等等送完就過去。

芝芝 (V.O.)

好, 路上小心。

家銘將電話掛斷後, 便從胸前口袋拿出紙條, 確認送貨地址。

外景. 西門町 - 電影主題公園 - 晚上

家銘將機車停在了公園旁, 看著導航穿越公園, 沿途牆上噴滿了各式各樣的街頭藝術畫,

外景. 西門老舊公寓 - 晚上

家銘邊查看手機定位, 一邊確認著門牌號碼。

家銘

(喃喃自語)

25 號.....在哪呢?

家銘在公寓的信郵門牌上, 找到了 25 號的門牌, 並按下了門鈴。

從答錄機內出現了一位年輕男生的聲音。

答錄機(V.O.)

請問那位?

家銘

請問是.....

(拿起包裹看了上頭寫的名字)

孫先生嗎?

答錄機短暫的聲音停頓了一會兒。

答錄機(V.O.)

(語氣變謹慎)

請問那兒找?

家銘

嗯.....該怎麼說, 就有一個老阿嬤, 她託我送東西來這的。

答錄機(V.O.)

阿嬤.....你等我一下, 我現在下去。

家銘

好。

過不到五分鐘, 一位充滿韓系氣質的男子, 穿著居家服, 打開了大門。

家銘

你好, 請問是孫先生嗎?

這個是那位老阿嬤託我給你的東西。

家銘將包裹交到了男子的手上。

男子

我.....不是孫先生, 我姓金, 他跟我住一起。

家銘
喔.....那位哥係先生在嘛?
因為畢竟是受人之託,
我覺得還是直接交給本人比較妥當。

金姓男子默默地打開包裹, 裡頭是一個印章、一份戶口名簿, 及一張照片。

特寫 - 照片

一位年輕女性, 面前站著一位小男孩, 男孩開心地笑著, 年輕女性看後面看著, 整張照片中散發著溫暖。

回到場景

金姓男子抱著包裹豪陶大哭。

家銘見狀不知所措地安慰著金姓男子。

金姓男子
(啜泣著)
你說的那位孫先生, 是我男友, 他已經過世了.....

家銘
(倒吸一口氣)
蛤! 嗯.....了解, 你不要激動。

金姓男子
他是那位阿嬤的孫子。

家銘
所以.....都阿嬤的孫子.....過世了!

金姓男子
之前我跟他一起去見阿嬤,
結果阿嬤很生氣地說要跟他斷絕關係。

家銘試著在口袋裡找衛生紙, 但毫無收穫。

金姓男子
後來我男友他.....輕生了。

家銘
是因為阿嬤不接受你們嗎?

金姓男子
這是原因之一, 那陣子他為了我剛出櫃,
他也因為性向, 被同事排擠。

家銘
這可以去報警啊，他怎麼那麼想不開.....

金姓男子
他待的是公家機關，那些老人家根本接受不了。

家銘想起了早上玉蘭花可麼跟他說的話，沉默了。

金姓男子
(吸一大口氣)
自從我男友告別武那天之後，我就不斷地想去照顧可麼。
結果不是被趕，就是被唾棄。

家銘
他既然要我送個包裹過來，表示他一定是接受你了，對吧。

金姓男子又突然嚎啕大哭。

金姓男子
應該是阿麼所剩的日子不多了吧.....

家銘
什麼意思？不多了？

金姓男子
我前陣子去阿麼家的時候，
不小心看到他的檢查報告，
(停頓)
是肺癌。

家銘
甚麼！癌症？但阿麼看起來很健康阿.....

金姓男子
(深呼吸)
總之，謝謝你，幫我跟阿麼說，我會一輩子當他的第二個孫子。

金姓男子說完，便轉身將鐵門關了起來，徒留震驚不已家銘，呆站在門口。
不一會兒，家銘回過神，迅速地騎上機車，要趕到喜憨兒之家。

外景。 國父紀念館捷運站出口 - 晚上

負責人站在出口處，尋找著小普的身影，玉蘭花可麼與小普漸漸地隨著手扶梯，浮上了地面，出现在了負責人面前。

負責人
小普！

負責人迅速地跑到了小普面前。

負責人
你跑到哪裡了！我們都很擔心欸！

玉蘭花阿麼
他都跟我在一起，陪了我一整天。

負責人
請問您是？

玉蘭花阿麼
我在馬路上發現他，原本是想帶他去找警察，
後來遇到一個我本來就有一面之緣的外送員，
他說他正在找小普，就叫我過來了。

負責人
了解，我們先回去再聊吧，很近。

內景． 喜憨兒之家 - 晚上

芝芝站在玻璃門內，向外張望著。

外景． 喜憨兒之家外人行道上 - 晚上

小普開心地蹦蹦跳跳，跟在圓老師身後，芝芝衝出門口。

芝芝
天啊！小普！你跑去哪裡了？

小普笑著，但不發一語地跟著圓老師走進店內。

玉蘭花阿麼亭住腳步。

芝芝
這位阿麼是？

圓老師停下腳步，將頭從玻璃門探出，向芝芝解釋。

圓老師
小普整個下午就是跟言立阿麼在一起，
還好有阿麼照顧小普，
不然小普可能真的回不來了。

芝芝
(向玉蘭花阿麼)
阿麼，你快進來阿！

玉蘭花阿麼
不用了啦，我送這小孩回來就夠了。

小普從店內衝出，跑到玉蘭花阿麼面前，拉起玉蘭花阿麼的手。

小普
阿麼，你進來啦！小普烤麵包給你吃！

玉蘭花阿麼溫柔地握住並拍了拍小普抓住的手。

玉蘭花阿麼
謝謝你的好意，但阿麼好累喔，小普你乖乖的，好不好？

芝芝走向前，從背後用雙手搭上了小普的肩膀。

芝芝
(向阿麼)
阿麼，我也是今天才跟小普認識的，我叫芝芝。

玉蘭花阿麼
真是個漂亮的女孩，芝芝阿，今天不用上班嗎？

芝芝
我喔？我是一位銷售員，除了每天被陌生人洗臉之外，我也沒什麼事要做。

玉蘭花阿麼點了點頭。

芝芝
今天下午小普被客人針對的時候，我在現場，
所以再怎麼說，也不能袖手旁觀。

玉蘭花阿麼
被客人欺負啊？
(向芝芝；微笑)
你真是個好姑娘，現在這個大家者陰險自私的時代，有你真好！

玉蘭花阿麼溫柔地看著小普。

玉蘭花阿麼
小普，記得阿麼今天下午跟妳搶過甚麼嗎？

小普
要一直很開心！

玉蘭花阿麼
對！很奉陪！

玉蘭花阿麼

(向芝芝)

芝芝，阿麼有很重要的事要去處理，
妳看我籃子裡的花，今天發生了好多事，
沿途又是被撒地上，又是被客人拿了又放的，
不太能用了。

玉蘭花阿麼將籃子稍微地顫抖，讓芝芝看的到裡面。

玉蘭花阿麼

所以我得要去讓這些玉蘭花串，
再變得跟以前一樣，那麼美麗。

芝芝

好吧，我之後會常來這邊，阿麼妳也要常來喔！

玉蘭花阿麼對著芝芝和小普微笑，並轉身離開。

小普站在門口，看著玉蘭花阿麼的背影，漸行漸遠。

外景。 台北101 - 大馬路上 - 晚上

時裝週的大秀正在進行，歌手才剛剛演畢結束，主持人便開始用著高亢的聲音，介紹著以環保議題為主的婚紗作品。一個個高挑的模特兒從舞台後方輪流走出，五顏六色燈光打在模特兒們身上，隨著音樂節奏，穿梭在漆黑的道路上。

拒馬隔開了龐大數量的民眾，有的民眾手拿相機拍照；有的則是一邊吃著滷味，一邊引頸找尋著縫隙，只為能夠一探時尚的風采。

外景。 艋舺青山宮外 - 馬路上 - 晚上

媽祖隨著抬轎人員晃動著，鞭炮聲響著，民眾逐輛跟著隊伍回到了宮廟外，八家將則是在大街上，隨著音樂擺動著，用著強而有力的姿勢，分別展示著各自的角色。

外景。 喜憨兒之家門口 - 晚上

家銘將機車停在門口，朝門內的芝芝揮著手。

內景。 喜憨兒之家 - 晚上

家銘走進了玻璃門，脫掉了安全帽，走到了芝芝身旁，小普正在櫃台整理著剛裝好袋的餅乾。

家銘

(向芝芝)

妳還在阿？那個跟弟弟一起回來的阿麼呢？

芝芝
那個阿麼爺也要去處理一下不能用的花。

家銘
她有說去哪嗎？

芝芝
沒有，她沒有說，怎麼了？

家銘沉思了一會，便坐到了芝芝身旁。

家銘
沒事，只是慫慫我幫她送東西，想跟慫慫說一下東西已經送到了。

小普停下手邊的工作，看著家銘。

小普
哥哥，阿麼爺有說也會來陪我，所以你可以每天都來等阿麼。

家銘
(微笑)
但這樣你要教我怎麼烤餅掉耶，不然我每天都來就不能工作了，我只能跟你一起賣餅掉囉。

小普
好啊！我等下去後面問問看老師，我可以教你做很多東西！

芝芝
那我也要喔！

小普
(點頭)
嗯！

小普放下手中的包裝，立刻衝進後方的門簾中。

家銘的手機響起了鈴聲，上頭顯示：「老媽來電」

家銘起身走到了玻璃門，接起了電話並望著窗外。

家銘
我爺謝王春嬌小姐，有何貴幹阿？

阿春姨(V.O.)
啊你是要回來了沒？要九點半了捏！

家銘
喔嗶齁，我今天發生一堆事，完全忘記你有跟我爺言件事！哈哈！

內景. 金紙店櫃台 - 晚上

阿春姨用肩膀夾著家用電話, 用手點著鈔票。

家銘(V.O.)
好啦! 我現在回去!

阿春姨
快點回來有沒有聽到!
(短暫停頓)
啊你今天有沒有去媽祖婆那邊?

家銘(V.O.)
有啊, 跟了一下子。

此時一名外籍女子走進了金紙店內。

阿春姨
(向女子)
歡迎光臨!

阿春姨
(向電話一端的家銘)
欸! 我有客人! 先這樣! 快回來哈!

阿春姨講完立刻把電話掛掉, 招呼著這位外籍女子。

阿春姨
啊有需要甚麼嗎?

外籍女子用著非常不標準的國語回答。

外籍女子
窩交拜且顯的金子。

阿春姨彷彿聽不懂國語一般, 愣住了三秒。

阿春姨
喔~祖先吶! 有有有! 我幫你拿。

阿春姨從身後藏在櫃里的不同金紙列中, 熟練地挑著外籍女子需要的金紙。

內景. 喜憨兒之家 - 晚上

家銘掛電話後, 轉身要向芝芝及小普道別, 但門外的騷動, 吸引了家銘的注意。

外景. 喜憨兒之家門口 - 馬路上 - 晚上

開始有人朝著同一方向跑去, 警車及救護車從喜憨兒之家的門口呼嘯而過, 行人紛紛朝著遠方閃著警示燈的地方看去。

家銘及芝芝跑出喜憨兒之家, 也同樣看著遠方的騷動處。

芝芝
發生甚麼事啊?

家銘有種不安的感覺, 皺著眉頭看向遠方。

家銘
我覺得不太對勁, 我騎車過去看看。

家銘衝進店裡拿放在桌上的安全帽, 而芝芝持續關注著遠方的騷動。

內景. 喜憨兒之家 - 晚上

家銘繫上了安全帽口環, 準備去騎車。小普叫住了家銘。

小普
哥哥! 你要走了嗎?

家銘
(著急貌)
小普乖, 哥哥會再回來, 你乖乖跟芝芝姐姐待著。

家銘說完, 便立刻奪門而出, 騎上了機車。

外景. 喜憨兒之家門口 - 馬路上 - 晚上

芝芝看著家銘騎車離去, 雙手緊壓在胸口。

外景. 河堤旁 - 晚上

家銘順著騷動騎到了小普待過的河堤旁, 周圍圍起了封鎖線, 警察和搜索人員忙碌地奔走著。

家銘立起機車側柱, 越下機車時, 聽見了警員回報的內容。

警員
(按著麥克風)
死者, 是一位老年人, 女性。

家銘彷彿失了魂般, 推開人群, 看著在岸邊被白布蓋住的屍體。家銘再也止不住淚水, 他停下腳步, 站在封鎖線外圍, 嚎啕大哭。

手機再度響起。家銘拿起手機確認，上頭顯示著：「22:00 鬧鐘」

家銘繼續崩潰大哭，放任鬧鐘不斷響著，身旁的人都被嚇得主動遠離了家銘。

此時，一個熟悉的聲音從背後，呼喊了家銘。是玉蘭花阿嬤的聲音。家銘驚訝地向身後望去，玉蘭花阿嬤站在人群之中，慈祥的看著他。

玉蘭花阿嬤
你怎麼了？怎麼哭成這樣？

家銘動過去抱住玉蘭花阿嬤。

家銘
(大哭著)
我！我以為你想不開跳河了！

玉蘭花阿嬤
我怎麼會想不開呢？我只是去批了一些新的玉蘭花。

玉蘭花阿嬤將手中的籃子抖了抖。

家銘
(稍微冷靜)
我今天去幫你送東西，結果.....

玉蘭花阿嬤
你都知道了吧？是啊，阿嬤的孫子被我自己給.....

玉蘭花阿嬤緩緩將頭低下，看著手中的玉蘭花。

家銘
那位金先生說，你得了癌症。

玉蘭花阿嬤
他怎麼會知道？我是得啦，
但我下禮拜就要進醫院去化療了，
不用擔心。

家銘看著玉蘭花阿嬤的笑容，眼角反而更放肆地流出，但卻是笑著。

家銘扶著玉蘭花阿嬤走到了自己的機車旁，機車上夾著一違停罰單，家銘拿起了罰單。

「標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違規停車，逕行舉發」

「開單時間：晚間十時整」

家銘看到了開單時間後，笑了出來。

玉蘭花阿嬤看著家銘突然的笑容，也欣慰地一起笑著。

淡化至全黑。

外景． 喜憨兒之家門口 - 白天(一個月過後)

垃圾車從門前經過，人流一如往常地經過，喜憨兒之家的門打了開來，一位客人從門內走出，開心的向店內點頭告別。

內景． 喜憨兒之家 - 櫃台 - 白天

一包包精緻包裝的餅乾放在櫃台上的盒子內，小普圍著圍裙，專心地綁起最後一包的蝴蝶結。

此時店門被打開，芝芝穿著一件洋裝，走了進來。

芝芝

小普~你準備好了沒?我們差不多要出發了喔!

小普

好了!等我一下喔!我綁好這個就可以了。

芝芝走近了櫃檯，拿起了其中一包餅乾。

芝芝

哇賽!小普!你越來越厲害了耶。

小普害羞地低著頭，並且微笑著將蝴蝶結綁好，放進了盒子內。

小普

謝謝，我好了!可以走了。

芝芝

太好了!不要囉哩等太久，走吧。

小普將紙盒蓋上，脫下圍裙，迅速地跑到了店門口。

芝芝

你都不用跟老師們說一下嗎?

小普

(大喊)
我要出去了!

小普喊完便踏出了店門，芝芝笑了笑，也跟著離開。

內景. 病房內 - 白天

護理師立開了床簾，推血壓計到半升高的病床旁，一張靠窗的病床，而玉蘭花阿麼尚在上面，圍著頭巾，略顯憔悴。

護理師
阿麼，來幫你量個血壓屋。

玉蘭花阿麼愛曼也伸出手臂，讓護理師將壓脈帶綁在手上。就在血壓計開始運作時，一陣呼喊聲從病房門口傳了過來。

小普(O.S.)
(大喊)
阿麼! 我來了!

小普又蹦又跳的跑到了玉蘭花阿麼的病床邊，芝芝快走地向前試著阻止小普喊叫。

芝芝
小普! 我跟你說過，在醫院不能那麼大聲!

小普
(向玉蘭花阿麼)
阿麼，我來了，這是我做的餅乾，送你吃。

血壓計停止測量，護理師少寫完數據後，把壓脈帶從玉蘭花阿麼的手中鬆綁。

護理師
(微笑)
弟弟又來了啊? 每次都那麼有活力!

玉蘭花阿麼
對啊，看到他我就覺得有能量。

護理師將血壓計推出病房，小普將餅乾放在病床旁邊的桌上，並在病床椅上坐了下來。

芝芝
阿麼，身體還好嗎?

芝芝也坐到了小普身邊。

玉蘭花阿麼
還行，很謝謝你們那麼關心我。

此時在病房門口，傳來了家銘的聲音。

家銘
舅! 阿麼你偏心，都只感謝他們，啊我慫!

家銘拿著外送的食物走到了病床邊。

芝芝從家銘手上把食物接了過來，放在桌上。

玉蘭花阿麼

(微笑)

哈哈!我當然也是非常感激你啊。

芝芝

欸拜托，你來外送餐點我們可是有給錢的耶。

家銘

那又怎樣，我還是帶著滿滿的愛意來送餐的啊!

鬥嘴的兩人相視而笑。

家銘卻眯眼飄盪也將目光掃向病房門口。

家銘

阿麼，其實.....今天還有一個人跟我一起來。

玉蘭花阿麼看向病房門口，但被簾子遮住。

玉蘭花阿麼

還有人啊?不會是交女朋友了吧。

家銘

不是耶。

金姓男子從簾子的後方走了出來，低著頭不敢直視玉蘭花阿麼。

金姓男子

阿麼，是我啦，我是小金。

玉蘭花阿麼的表情從微笑瞬間消失，並將頭撇向了一側。

家銘

阿麼!你也不要這樣，人家也親自煮了雞湯來耶!

小金(金姓男子)

喔對!阿麼，這是要給你喝的。

小金雙手將雞湯抬起至胸前，為了讓玉蘭花阿麼看見。

玉蘭花阿麼皺著眉頭，看著小金手中的雞湯。

玉蘭花阿麼

你一個大男人裝甚麼賢慧，還煮雞湯。

(停頓;嘆氣)

你們等下都陪我喝，不然我怕只有我拉肚子。

芝芝使了個眼色給家銘。

家銘

所以! 阿嬤願意喝囉! 太棒了!

小金的愁眉苦臉一展而開, 迅速地走到桌子前將雞湯打開, 並拿出紙碗分裝著。

小普

我要吃雞腿!

小普的天外飛來一筆, 逗笑了病房內的所有人。

玉蘭花阿嬤

芝芝啊, 你幫我巴窗簾拉開。

家銘

那我幫阿嬤你把床搖高。

家銘蹲在了病床尾, 將升高器昇立了出來, 用力地旋轉。

芝芝拉開了窗簾, 窗外是 8 樓的風景。雲層依然很厚, 天空中飄著毛毛細雨。

玉蘭花阿嬤隨著逐漸升高的病床坐起, 並看著窗外。

玉蘭花阿嬤

你們看, 大家都齊心想到台北求生存, 只要說到台北, 好像一定就是繽紛七彩的, 好像每個人都舌頭很青采。但這個城市明明就不比其它地方, 總是晴空萬里的樣子, 台北永遠都是這樣灰灰沉沉的。

小普

沒有啦阿嬤, 有時候有太陽的時候, 很亮。

玉蘭花阿嬤

(微笑著看著小普)

是啊, 我一直覺得應該會這樣一直黑壓壓的。但現在我有不一樣的想去了。

家銘

(看向窗外)

但也是因為有這些灰色當對比, 才會讓我們知道, 甚麼叫七彩繽紛啊。

玉蘭花阿嬤

我的金孫, 現在在天上應著做孫子的吧!

玉蘭花阿嬤目光泛淚, 抬頭看向雲彩處。小金也停下了正在盛湯的手,

小普

好好喔! 我羨慕!

玉蘭花阿嬤遠遠地看著小普。

玉蘭花阿麼
你這小孩, 在羨慕甚麼?

小普
家爺爺過, 雲上面有很多神明住在那邊,
所以阿麼你的孫子,
現在應該是在跟神明玩對不對。
小普也想看看神明長怎樣阿!

玉蘭花阿麼停頓了三秒後, 笑得如旭日初生般的燦爛, 病房內的大家, 開始接下小金盛的雞湯, 並互相大笑著。

外景. 台北市街頭 - 白天

鏡頭隨著病房內的笑聲穿透窗戶, 與台北街頭不同的笑聲互相融合。

台北周邊 - 系列鏡頭

A) 內景. 街舞比賽現場 - 白天

主持人宣布第一名隊伍, 尖叫聲及歡笑聲響徹雲霄。

B) 內景. 會議室內 - 白天

一位主管打開了辦公室門口, 向門外的同事宣布標案成功, 歡呼聲四起。

C) 外景. 居家客廳內 - 白天

一位媽媽害怕地站在女兒孫子爸爸面前, 用拖鞋打死了­一隻蟑螂, 開心地笑出聲。

D) 內景. 金紙店 - 白天

阿春姨與鄰居打著麻將, 連贏了三局, 不好意思地大聲笑著。

鏡頭隨著笑聲又回到病房窗外, 窗戶上的髒垢, 導致玻璃上跡著厚厚的灰塵, 但窗內大家歡樂的畫面, 透過玻璃上的灰, 依然溫暖。

淡出。

全劇終